

東 珍 桐

軒

陰 席

筆

舊 放

錄

話 談

(二)



東軒筆錄

二

魏泰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東軒筆錄（及其他二種）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東軒筆錄卷之九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劉敞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旣而御史張戢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敞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爲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鹽事。祥詣中書。巡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遠。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祥以言中其隱。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羣牧判官。時沈康爲館

職。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爲羣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爲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康慚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襲眞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卽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卻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卻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沾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扞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

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訕，及乘石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子養，故一境闌子無大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詎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尙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而不得，卽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亮爲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忬、王荆公安石爲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錢顯之、倫、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莫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屢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荆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

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尙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于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于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定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妻潛已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方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慙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僞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斗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逮曉。全師俱沒。二將面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鞠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還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爲宿衛。太祖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趨遣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

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捨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眞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出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卽降旨中書令。照眞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卽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罷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能。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慚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爲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爲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

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屢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餓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探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餓隼乍離鞲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尙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承箴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傲進。往往暴漏邊事。污讎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己。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與

皂走卒皆籠雀。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旣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搯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册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爲先。首薦齊諶并亮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爲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

卒與杭州。其爲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卽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卽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卽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卽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達無比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旣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尙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臉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慙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